

特等功臣
一级战斗英雄

柴云振





特等功臣、一級战斗英雄
柴云振同志近照

內執姜援朝特
尋功臣一報成神英
雄樂云振學牙

吳雲
元月
十二月

岳池縣長、縣志編委主任吳雲同志題詞

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降兵第十五军政治部 给岳池县人武部的信

岳池县人武部：

贵县罗渡区大佛乡园艺场村六社柴云振（原名柴云正）同志，原系我军第四十五师一三四团八连七班长。他在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朴达峰阻击战中英勇杀敌，战功卓著，经志愿军政治部批准，第三兵团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发布功字第一号命令：给柴云振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因柴云振同志在此次战斗中负重伤，回国住院，失掉联系。三十多年来，部队虽经多次寻找，但均无下落。为了用英雄的事迹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我军于今年九月九日，十二日在《四川日报》上连续登出寻人启事。柴见报后返回部队，经查证，确系柴云振同志。为此，特将上述情况函告你们。柴云振同志是我军知名的战斗英雄之一。他的英雄事迹不仅是我军的光荣，也是四川人民的光荣。部队和地方都应英雄的事迹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青少年，以激发斗志，同心同德为四化建设作贡献。同时请你们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给其以应有的荣誉，并望对其生活和家庭困难予以适当照顾。此致敬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第十五军政治部
一九八四年十月四日

前 言

柴云振，原名柴云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早期最著名的战斗英雄之一。他的事迹，在军中影响极大：在上甘岭战斗中，战士们就是高喊着“学习柴云振！”“为柴云振报仇！”的口号冲上去的；其后在同一部队中涌现的英雄如黄继光、邱少云，都是受他的精神鼓舞而英勇献身，立下不朽功勋的。他所在的部队因战功卓著，被评为英雄部队；他所在的八连，因屡建奇功，被授予“特功八连”的光荣称号。

1952年，柴云振伤愈复员，回到家乡岳池县。三十多年来，从不言功，当基层干部任劳任怨，几上几下，经受了“三高五风”和“十年内乱”的考验，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和英雄战士的本色，深受人们的尊敬。

英雄柴云振青少年时代的情况怎样？他怎样成为特等功臣的？解甲归来，这块“金子”如何闪闪放光？以及部队多方寻找英雄的经过……我们用故事的形式向大家介绍。以期向英雄学习，有利于促进两个文明建设。

由于时间短促，我们采访不深，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有限，不当之处，敬希批评指正。

在采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英雄及其家属，当地干部、群众，岳池县人武部，罗渡区委，大佛乡党委等单位的支持，借此表示感谢。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刘礼成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岳池县志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一、喜事反变忧 强割骨肉爱	1
二、父死家破伶仃苦 地主家中小长工	6
三、东躲西藏藏不住 高飞远走走他乡	11
四、余家巷朋友相帮 柴云振被抓入伍	18
五、入虎口饱受磨难 出樊笼冒死逃生	22
六、弃暗走向光明路 人民军队巧战敌	26
七、遇敌死战陷罗网 俘虏营中受折磨	30
八、药水寄深情 干群结同心	35
九、血书表决心 渡江首立功	39
十、终夜潜伏探敌情 全歼匪徒再立功	42
十一、朴达峰孤身杀敌 柴云振荣立奇功	45
十二、英雄知何处 战友寻找忙	52
十三、养伤住医院 助人当模范	56
十四、婚事新办破旧俗 众口交赞“退伍兵”	61
十五、心忧群众疾苦 强抑父子深情	65
十六、解纠纷临危不惧 挨损伤毫无怨言	68
十七、秧田水凉 党员心热	72
十八、抗暴雨身先士卒 敢负责当机立断	75
十九、风雪茫茫夜 天寒心更热	78
二十、干部领先干 群众劲头更	82
二十一、体恤孤寡无微不至 干群关系亲同家人	87

二十一、救死扶伤 倾心相助·····	91
二十二、急公好义雪里送炭 舍己为人啖荼咽糠·····	94
二十四、秉公办事 不徇私情·····	98
二十五、男妇撕扭因何事 夜送回籍判真情·····	105
二十六、为群众甘受批斗 济灾荒竟被“精减”·····	102
二十七、严格要求家属 事事照章办理·····	108
二十八、豁达大度 知人善任·····	111
二十九、但愿千家富 宁肯自受穷·····	114
三十、见报归队逢战友 重叙卅年阔别情·····	117

采

写：李 强

金 青 禾

封面拍照（设计）：肖 邦 太

一、喜事反变忧 强割骨肉爱

离嘉陵江与渠江汇合处不远，有个岳池县。由于两江的水患及风、雹、霜、旱灾害的折腾，使田地荒芜，山丘光秃，更为甚者，军阀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上地主恶霸敲骨吸髓的盘剥，害得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岳池成了市井萧条的大穷县。

1926年农历十月初四这天，北风呼啸，尘土满天，大地显得格外昏暗和寒冷。

在县城以南七十里的大佛寺寨子坎下的一间破烂小茅房里，住着曾家四口。在那名为床铺实是杂草、蓑衣和烂棉絮铺成的乱窝上，卧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瘦弱妇女——她已是再嫁，生过四个孩子的母亲，现正愁眉不展，冷汗如注。坐在石凳子上的汉子，长发黄须，瘦得皮包骨头，双眼深陷，两肘紧抱，俯垂在双膝上，显得忧心如焚。他不住地抖动身子，心一阵紧似一阵。他靠卖零活，打短工，拣狗屎为生，人唤“曾狗屎”，这个名字便是他的“大号”了。他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原住顺县区，因抓夫逼债，无法在当地生存，被迫离乡背井流落至此。见妻子一阵呻唤，惶惑极了，烦躁不安地在屋中走来走去。

两个瘦骨嶙峋的孩子，一时看看妈妈，一时望望爸爸，

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天渐渐黑了。呼呼的北风把草房掀得摇来摆去，四双眼同时紧张的望了望。此刻，两个孩子象吓昏了的小鸡，“唬”的一下都紧紧抱住了父亲的腿。

“哗哗……”灰尘和着草屑纷纷扬扬地从房上飘下来，弄得四人满头满脸都是。

夜静了，风小了；茅屋里静悄悄。“曾狗屎”拣了些干树枝和竹丫子架在用几个石头砌成的灶上烧了起来。屋内顿时充满火光，有了一点温暖。

火，在几个石头支起的烂鼎锅下燃着。水在锅里翻滚，它象饥饿的壮汉的肚子发出的咕咕声一样。儿子眼睛骨碌碌地盯着锅中水冒气；女儿把手指放在嘴里吸吮，咕噜噜的吞口水。“曾狗屎”只得把撮箕中洗净了沙泥的苕把子抓起放进鼎锅里。这是父子三人辛苦了一下午，从刘老家挖红苕后留下的把子上拣来的。在这干旱年里，连红苕把也成了宝贝。

“苕把子在锅里跳着舞，”三双饿眼贪婪地盯着，只有母亲痛苦呻吟不绝，无暇顾及这锅清水汤。

时间过得多慢啊。远处的狗懒懒地叫着，也显得没有精神，好似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爸，我饿！”女儿再也忍不住了，小声地说。她那无神的眼睛紧望着老汉的脸色，多么希望他能很快的点一下头，或说一声“要得”啊！然而她看到的却是父亲那无可奈何地将头轻轻摆了摆。她只好吞下口水，有气无力的伏在老汉的腿上，忍着饥饿，死死地将眼睛闭上。

不知过了多久，从低矮的草房里传出一阵新生婴儿的啼

哭。他就是后来成长为我们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的柴云振，在这无边黑暗和凛冽严寒中降生了。他哪会知道自己刚出生便掉进了苦海里。坐在灶边的“曾狗屎”，将茗把子捞进破碗里，颤抖着双手递上去：“只好先填填肚子。哎，有钱人家生儿生女，吃鸡吃肉，我们喃？连菜都吃不饱，哎！”

母亲推开了烂碗：“给二妹崽吧！”转过头来，抹眼揩鼻涕。

“哎，人说添子添福，生儿是喜，我们连自己的命都难保，又添了一张咀巴，吃啥啊！愁死人了。”他再次把烂碗递在地面前。

“我吃不下啊！”母亲忍不住泪如泉涌：“遇到这个世道，唉！”她又撩起衣服，揩眼泪。

“曾狗屎”这个硬汉子也喉头发硬，一股酸涩的东西直往外涌……

“曾狗屎”近处无亲，借贷无门。第二天，只得去拣了一餐芭狗屎，换回了半碗包谷。算是给“月母子”的营养珍品。

俗话说：“母壮儿肥”。母亲瘦得不成人样，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来的奶汁呢？婴儿无奶吃，整日嘶哑着嗓子啼哭，好象在控告这世道不公，贫富不均，又象在抗议不合理的社会，穷人怎么连吃饱肚子的权利都没有呢！

恰在这天，有个叫柴占春の木匠在大佛寺寨子上帮人做活，回家经过这座茅草房。听到婴儿的哭声，便问“曾狗屎”：“喂，你又添喜了哇，你那娃尔哭得好凶罗！”

“曾狗屎”忍不住鼻子发酸，悲不成声的答道：“啥喜

哟！人都愁死了，你哥子还不晓得嘛哪个罗！”

木匠见状说道：“你老弟如不见怪，把这点东西拿起来救个急吧！”说后把装工具的背篋一放，提出一个小布包来，“这有一升‘十月黄’（冬豆），你拿去。”

“这是你一天的活路钱啊！怎好……”“曾狗屎”犹豫着。

“什么一天活路钱的，我总算比你好一点。”木匠不由分说，将小布包塞在对方手里，“你有事来找我，嗯，一定来！”说完便转身走了。

“曾狗屎”望着渐渐远去的柴木匠，禁不住热泪滚滚，竟模糊了他的视线。

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拖了八个月：“曾狗屎”家面临青黄不接的夏荒月份，实在揭不开锅了。老天久旱不雨，甚至连水也喝不上。

“把娃儿送给柴木匠吧，他心肠好。或许能把他抚养成人。放一条生路，比留到窑头饿死好。”“曾狗屎”满面愁容地对妻子说。

女人看看干瘦的小儿子，伸手挤一挤自己的奶汁。那乳房比六十岁的老婆婆的还要干瘪，连挤几下都没挤出一滴乳汁来，又望望儿子，儿子张着咀不住的哭着，小脑袋在她怀中乱拱。他看了看锅灶，知道再也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了，这样下去，只有等死。

她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将干瘦的咀唇紧紧地贴在儿子的小脸上，亲着，吮着，眼泪直流。她找出几块烂布，抱起儿子，回头望望破茅房，又低头望望儿子。亲骨肉啊！难道就这么分离？说不出心中是什么味儿，只觉得心酸，眼花，金星

四溅，头重脚轻，一步也走不出去。

“妈，我要弟弟！”女儿一下冲过来，把母子俩紧紧抱住。“我要！我要！你不要送他走，你不要送他走啊，我去讨给他吃，嗯！妈妈！”

她再也无力支撑了，“咚”的一下坐在地坝的石头上，呜呜啜泣。

“妈，给我，我抱他，我带他呀！”女儿跪在她面前哀求道：“我要弟弟，不要送人！”

她只觉得天旋地转，勉强打起精神，才坐稳了，任女儿摇，任女儿推拉。她被女儿摇来晃去，象一只失去了舵的船，在河中随水飘流。贫苦人的母亲真难当啊……

“冒狗屎”慢慢地走来，拉起女儿呜咽地说道：“把他送到别人家，放他一条生路，比我们家好。”

“我不吃！我让他吃。”女儿一把抱住父亲的腿摇个不停，“我让他吃，留着吧，爸爸，把弟弟留下！”

“你不懂，小孩子晓得什么？”他终于硬着心肠对妻子说：“去吧，人家今天在家等呢！”

她勉强支撑着身体，含着泪水，一晃一倒地走下山坡。“冒狗屎”望着她远去的背影，象泥塑木雕似的，呆在了那里……

二、父死家破伶仃苦 地主家中小长工

农民有句口头语：“一年盼着一年好，单衣补成烂夹袄”。柴云振被送给柴家，虽受到柴占春、柴刘氏夫妇关怀，怎奈时代黑暗，政治腐败，靠柴木匠的手艺挣点工钱也难维持一家七口生活。别说吃糠咽菜，就是吃水也要一大锅，才能一人喝上一碗，所以这个因亲生父母无力抚养而改姓换名的小孩，仍是在苦水中浸泡，在忧患中挣扎。柴氏四弟兄加上柴云振共五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长大。食量也不断增加，这给柴刘氏夫妇肩上加重了负担，使柴家的日子越来越艰苦。

过重的负担和劳累，使柴木匠过早地衰老了。他白发频添，两鬓染霜，脸上的皱纹密如蛛网，一双眼睛陷在皱巴巴的额下。他的血汗已被军阀、官僚、地主、恶霸吸干。他的精力几乎为养家活口耗尽了。

1932年，川北连遇大旱，很多地方禾苗枯死，颗粒无收，哀鸿遍地，饿殍载道。柴木匠在这灾荒年间，也弃家离世，丢下妻儿与世长辞了。房屋断了栋梁柱，还有不塌下来的？柴占春死后，他的四个较大的儿子为生计所迫，只得各奔东西，留下年高的柴刘氏和尚幼的云振相依为命，艰苦度日。

旧社会这个魔鬼实在是太可恶了。它给予官僚、地主的是雕梁画栋的住房、山珍海味的吃食、朝欢暮乐的享受；而给穷苦大众的，却是食不果腹、糠菜和水煮；衣难遮身、寒风加破衣；白天背了太阳过山、晚上还熬更累夜，终年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艰难苦境。柴刘氏此时已五十多岁了，她那矮瘦的个子，昏花的眼睛，三寸长的棕巴脚，走起路来直晃荡。除了做点家务，还能干什么呢？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柴云振见母亲这般忧愁、悲苦，小小的心灵很不宁静，常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于是他便去拣狗粪换粮，割草掉饭。后来求人给了他一头小牛豢养。租了半挑坡土耕种。

这年冬天来得特别早，田野显得格处荒凉，西北风在旷野呼啸着，大田角院子的柴草堆被吹得翻了起来，树上仅有的几片枯叶已被风刮掉了。离柴家不远的大佛寺梁子已模糊不清，象是罩着一层愁云惨雾。梁子那边的大佛寺内，响起一阵沉闷的钟声，大概是那些信男信女在拜佛踩堂吧！

柴云振和他的母亲抬着一桶粪，摇摇晃晃地从大田角院子一间破烂茅屋走出来，过沟上坎，一拉一扯的，好几次差点把母亲摔倒。由于饥寒交加，柴云振也象吃醉了酒一样，东偏西倒，桶内的大粪失去了平衡，溅得母子两人满身都是。

“妈，歇一会儿吧！”柴云振喘着大气，呼出一股白雾来。

母亲本已年老体弱了，加上又冷又饿，就是空手走路都成问题，何况肩上压了几十斤重的粪担呢！

土里的青菜黄了，需要施肥。这一对孤儿寡母，一个五

十多岁的小脚女人，一个年仅八岁的幼童，为讨得地里那几棵青菜充饥，一人又挑不起，只好两人抬了。

“妈，抬起走吧，淋了我还要去拣柴呢。”柴云振奶声奶气的催促着。这般年纪，地主家的少爷还要人背上抱下、在父母面前撒娇呢，可他已挑起了生活的担子，被迫过早地用血汗换取衣食了。

老人又微微地蹲下身，母子两抬着桶，摇来晃去，总无法保持平衡，加之人矮桶系高，桶底不时碰到地面上，粪水又泼了出来。肩上的扁担与竹系摩擦而发出的“吱呀、吱呀”声，也好似为这孤苦母子而发出叹息。

“下坡了，好生点，莫象那回把粪弄倒了。”母亲在后面双手抓住桶系，叮咛着。

话没落音，只听“啪……咚”一声，柴云振刚好下坡时，粪桶碰到石头上，桶上半部向前一滑，将柴云振一撞，他被摔在了地上，粪便泼了他一身，母亲也跌倒在地。

粪是农家宝。柴刘氏见粪倒在路上，顿感一阵心疼，胸中冒起一股怒火，直烧得心颤手抖眼发花：“你这不中用的东西！”她那缺了牙的咀发出不太清晰的颤音，一步上前，“啪”地一掌打在刚从地上爬起的柴云振脸上。

柴刘氏眼睁睁地见儿子泪水直流，却没有哭出声来。他抬头望望生气的母亲，又低头看看一身大粪的自己，伸手扯点树叶，在身上擦了一下，再把被粪水浸湿了的裤脚拧干，然后弯着腰双手在路边的枯草上无精打采的揩着。

多么懂事的孩子。柴刘氏心如刀绞，她伸出干树枝似的手，抚着柴云振的头喃喃地说道：“孩子，我错怪你了。”那布满皱纹的脸紧紧地挨在儿子的脸上，不禁老泪纵横，欲哭

无声！

随着时间的流逝，黄连伴着苦水，柴云振熬过一年又一年，已12岁了。他先去帮地主周建民打短工，继后又上周成安家做长工。

十二、三岁的小长工在地主家，每天都有受不完的气，做不完的事。担水、推磨、喂猪、割草、放牛、倒屎倒尿……样样都做。为了混一口饭吃，挣点少得可怜的工钱去奉养老母，柴云振只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

十冬腊月，柴云振衣衫褴褛，大洞小眼，现肩露腿，常常赤脚在冰冻上行走。他那被冻烂的脚后跟，血水顺着脚板直流，脚背也冻开了口，雪风一吹比针扎还疼。

一天早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因昨晚给地主家推磨，睡得太晚了，加上被薄天寒，冷得难以合眼，整夜没睡着。等他打了个盹起来，天已大亮。他一拐一跛地走向地主家，就迎头挨了一顿臭骂：“你这懒鬼，这阵才起来，我那钱这么好拿，我家饭这么好吃！我供养不起，各人滚！”

柴云振怒火中烧，气愤已极！但他想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混碗饭吃，难免不受气，他只得强忍怒火，把仇恨埋在心底。

屋漏偏遇连阴雨。事有凑巧，这天下午，他割草回来，还没等把背篋放下，老板一步冲来，气势汹汹地扭住他的耳朵，拖到屋内大喝道：“好哇，你这东西真是又懒又馋，竟偷起我的腊肉来啦！”真是祸从天降，柴云振被臭骂了一顿，还不知大水发至何方。

他无端受此皮肉之苦和辱骂，直气得脸色发青，双眼冒火：“我没偷，我饿死也不会偷那臭肉！”

“嗯！还顶嘴，不是你是谁？你一天在我屋头走，清明

会上掉烟杆——没外人！”

平白无辜遭冤枉，他憋得泪水都要流出来了，“忍住，忍住，眼泪莫在地主面前流！”他咬牙闷声。

不肯你怎么样，你是赖不脱的，扣工钱！”吉那没处说，他的两月活略白做了。

“扣，我让你扣，总有一天要遇上我！”柴云振心头这样想。

后来才知道，这块腊肉是地主儿子为了好玩，偷出去烧着吃了。

报复的时间终于到了。正好是栽秧季节，地主请了一帮短工突击栽秧。柴云振已经炼成一个栽秧能手。大家见老板放出风，“非在一天中栽完大田不可，否则倒扣工钱。”柴云振对大家风趣地说：“愁什么，他有七算，我们不会有八算？他有长箩索，我们也会有翘扁担。”一步下田，大腿已陷入泥水中，只有身子还在水上。大家见他头似点水雀觅食，一啄一啄的，双手如在田中划线。一划一措秧，两腿交叉地不停向后退。栽秧的人再一看，他栽的秧横排竖行，如拉了线的一样。再仔细看窝距，大家才恍然明白：少用秧、栽稀点，不但少花扯秧的时间，而且栽得快。至于今后的产量，那就只有天晓得！

“小把戏，好！好！”短工们齐声喝采，“照你的办，不愁今天栽不完了。”